



世界经典名著

小 杜 丽

(三)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汤泉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下 卷	员
第一章 旅伴	员
第二章 杰纳勒尔太太	員
第三章 路上	員
第四章 来自小杜丽的信	緬
第五章 总有些不对头	緬
第六章 总有些对头	員
第七章 多半是不伦不类	員
第八章 贵族未亡人戈文太太明白了，这是行不通的	員
第九章 刚出现了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員
第十章 弗林特温奇太太做梦越来越离奇了	員
第十一章 小杜丽的来信	員
第十二章 举行了一个重大爱国商讨会	員
第十三章 流行病的扩展	員
第十四章 接受忠告	員
第十五章 阻碍两人结合的正当理由不存在	員

下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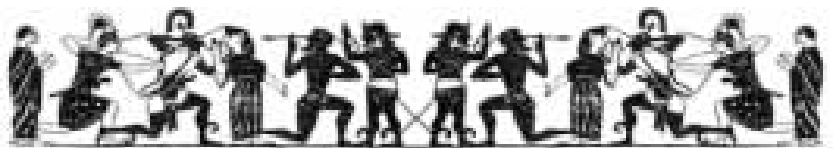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旅伴

在暮秋的天里，黑夜将阿尔卑斯山包围了起来。

这个季节，对于大圣伯纳德山口（阿尔卑斯山上从瑞士进入意大利的山口。山口上有一旅游者客店，为圣徒伯纳德创建）瑞士一边的峡谷地带和日内瓦湖沿岸地区来说，是摘取葡萄酿造美酒的佳期。采集起来的葡萄散发着诱人的气味儿，弥漫在空气里。装满了葡萄的篮子、食槽和木盆，堆放在黑洞洞的村户门口，堵塞了陡峭狭窄的乡村小街。街道路边，人们到处都在不停地搬运着葡萄。撒落在地上的葡萄，被来来往往的行人踩成了一堆烂泥。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家的农妇，手里提着满满一篮子沉甸甸的葡萄，背上背着用带子捆住的孩子，孩子手里抓着葡萄，也顾不得哭闹了；那白痴愣愣地坐在通往瀑布的路旁的木屋屋檐下，任凭那火辣辣的太阳晒着他那粗硬的大脖子，口里塞满了葡萄，牛羊吐气时送来阵阵浓烈的葡萄藤和葡萄叶的气息；每一家小酒店里都坐满了人，他们吃的，喝的，谈的都和葡萄有关，整个一个葡萄的世界，葡萄的海洋。而葡萄酒之所以被称为葡萄酒，是因为它是用成熟的葡萄酿制而成的。

那天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空气从早到晚都很暖和，很耀眼的金属尖顶与教堂屋顶，由于距离远，很难看清楚，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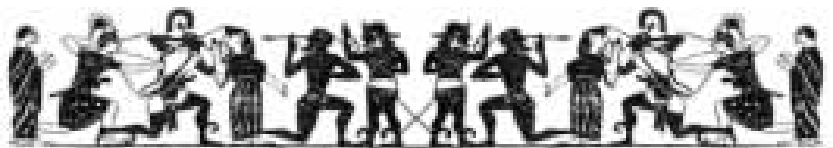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员 —



在却闪烁着映入眼帘；被积雪覆盖的山巅也是那样的清晰，使那些从未见过的人，忘记了相隔在中间的那个地带，而把那些陡峭险峻的高山峻岭，看作是人们的夸张，仅凭眼睛所达的范围，就会使人产生几个钟头便可以轻轻松松地登上山的感觉。那些在峡谷地带享有盛名的山峰，平时几个月都很难看见它们的踪影，此时却显得如此的清晰，背靠着湛蓝的天空，让人觉得它们仿佛近在眼前。被落日尽染的山峰慢慢地隐去，冷飕飕的一片苍白。这些山峰仿佛是即将消失在黑暗中的幽灵，神态庄严地似乎在渐渐模糊。这时，天空已是一片黑暗，仍只见几个孤独的山峰显现在阴影和暮蔼上，轮廓仍然是那样的清晰。

在这些僻静的地方，在大圣伯纳德山口上，看那仿佛一片上涨的河水般的夜色，渐渐地往山顶弥漫。当夜色最后笼罩着大圣伯纳德修道院围墙的时候，那饱经日月沧桑侵蚀的建筑，恍惚间仿佛变成了一艘漂浮在影影绰绰的波涛之上的诺亚方舟。

黑暗降临时，那些骑在骡背上的游客还在不知疲惫地往山上爬，黑暗已悄悄地赶在了他们前头，把粗糙的修道院围墙笼罩了。在炽热的白天，他们曾经停下来喝溪流里的水，那小溪是开始融化的冰雪汇集而成的。然而到了这高山之上，夜里的空气冷而稀薄，白天的炽热早已无影无踪，到处都是刺骨的严寒。岩石裸露出一片片荒凉，取代了行走在山麓途中所见到的赏心悦目的美景。他们现在走在一条怪石相连的山道上，在这条陡峭的山路上，排成队的骡子，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岩石攀到另一个岩石，又从这块儿岩石转到那一块儿岩石，好像它们是在一个荒芜的废墟里沿着一条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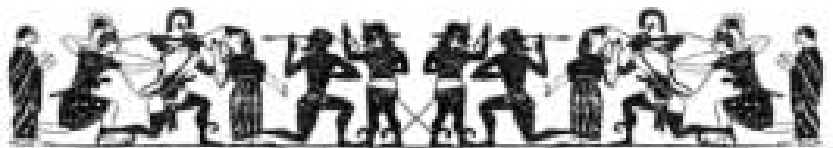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坏的楼梯往上攀登。途中看不到一棵树，也看不到一点儿青草，只有在岩石缝中冻得瑟瑟发抖的一丛丛可怜的棕色苔藓。乌黑的柴禾枝桠孤零零地躺在路旁，指着上面的修道院，就像是以前的旅行者的幽灵，出没在他们被积雪掩埋的遇难地。那些用来躲避不期而至的暴风雪的岩石洞穴挂满了一层冰凌，仿佛在向过往的旅人低声诉说着此地的险峻。苍茫的雾气一团团、一片片，缭绕不绝，在呻吟着的风的追赶下四处弥漫着。雪，此刻被风卷着，踉踉跄跄地落下，这山上最常发生的危险便是雪，而山上的所有防御措施也都是因雪而设。

劳累了一天的一队骡子，此时已经疲惫不堪，在陡峭的山路上缓慢地朝上盘绕。走在最前面的牵着骡子的人是向导，他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帽，身上穿着一件圆滚滚的外套，肩上则扛着几根长且粗的竿子，那是登山时用的。他正在与另一名向导交谈着。而那队骑在骡背上的人则都不吭声。长途跋涉的疲劳，刺入骨髓的严寒，渐渐产生的呼吸急促感、憋闷感，既有点儿像刚从清澈的水中透出脑袋来那样，又有些像不停地抽泣一样，使大家都保持着沉默，谁也不愿开口说话。

终于，飞雪与迷雾中闪烁出一道亮光。向导吆喝着骡子，骡子警觉地竖起了低垂的脑袋，旅行者们僵硬的舌头放松了，他们突然之间变得很活跃，接二连三地打滑，手脚不停地攀登，夹杂着叮叮当当的响声，咿哩哇啦的谈笑声，他们到达了修道院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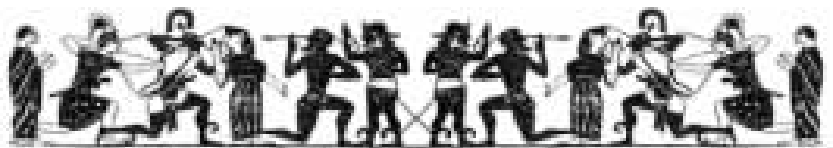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别的骡子早已经到了，有驮货物的，也有驮农民的，修道院门口的积雪被踩成了泥浆。鞍座、辔头、货架，铃铛，



骑骡子的人，灯笼、火把、麻袋、草料、啤酒桶、奶酪，还有一桶桶的蜂蜜和奶油，一件件各种形状的草包，横七竖八地堆在积雪融化了的泥潭里和门口的台阶上。一切都被茫茫云雾包围着，仿佛都化成了云雾。人们呼出的气是云雾，骡子吐出的气也是云雾，灯光四周也弥漫着云雾。听得见有人说话，却看不到说话的人。尽管他们说话的声音以及其它声音都是那么奇怪地清晰。云雾缭绕的一队骡子被匆忙地拴在墙上的套环上，如果一只骡子咬了别的骡子，或是踢了别的骡子，这时整片的云雾就会被搅乱了：只见有人冲进这片云雾，只听得见里面清晰地传出骡子的叫声、人的喊声，而站在旁边的人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占了整个底层的修道院的大马房，有门与外面相通，那一片骚乱就发生在这扇门的外边。那大马房在这片混乱中不断地往外吐着云雾，仿佛只有那云雾存在于整座破破烂烂、凹凸不平的建筑里面，仿佛只要那云雾吐尽了它就会塌落，任凭呼啸的飞雪片片卷落在光秃一片的山顶上。

这里，活着的旅行者中间一片忙乱与嘈杂，而那座装了铁栅门的距此五六步远的屋子里，尽管也是被云雾缭绕，但也同样是被飞雪扑打着，而那些在山上已死去的旅行者们却静悄悄地躺在那里。那是一位母亲，许多年前在途中遇到了暴风雪，她依旧怀抱着婴孩，静静地站在角落里。那是个冻僵的男人，他在恐怖或饥饿中将胳膊抬起来凑到嘴边时便死了，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他依旧用他干裂的嘴唇贴着那条僵硬的胳膊。这些素不相识的人，神秘莫测地聚集到这儿，令人有些毛骨悚然，不寒而栗！那位善良的母亲根本就不会料到这样残酷的现实：“这么多的旅伴聚集在我们周围，

— 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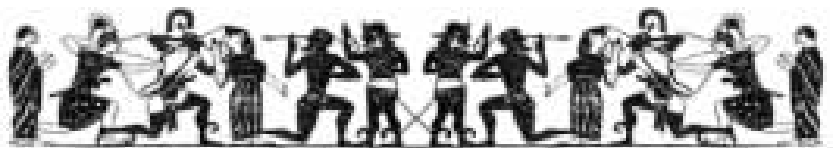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这样的旅伴，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们，我从来也不可能看见他们。我就在这大圣伯纳德山口上，在这一群旅伴中，抱着我可爱的宝宝，永远也不分离。一代代的人会来这里看望我们，可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的经历，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只知道我们的归宿。”

刚才那些活着的旅行者对死去的人不曾注意，或者根本就是漠不关心。他们只想从寒冷的骡背上跳下来，坐到修道院的火热的炉子前把冻僵的身体暖一暖。那群骡子被安顿到马房里面，骚乱渐渐平息。摆脱了骚乱的人们急匆匆地跳上台阶，哆哆嗦嗦地进了修道院。一阵刺鼻的气味儿从拴牲口的底楼冒上来，就好像关在笼子里巡回展出的动物散发出的骚味儿，让人作呕。修道院内回廊的拱顶很牢固，墙壁厚实坚硬，壁上有深凹的小窗——那是为抵御高山上的暴风雪而建，就好像为防御进犯的敌人而修建的牢不可破的工事。修道院内的圆顶卧室很阴暗，而且室内奇冷，但是布置得周到而干净，这是为游客到来准备的。最值得一提的是，修道院内还有一间客忘，里面有一张桌子，供游客闲坐与用餐。熊熊的炉火吐着通红的、高高的火苗，驱赶着寒龄与黑暗。

等到两位年轻的教士分配好旅客们宿夜的卧室。旅客们便来到这间客厅里，在火炉边围坐下来。这些旅客共三组：其中第一组行动最缓慢，因为他们人数最多，很有派头，他们被另一组旅客在上山的路上赶上了。他们这组人包括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两个很有风度但头发花白的绅士，还有两位小姐以及她们的兄弟。另外还有一个旅游从仆，两个男仆，两个女仆陪伴他们。这支庞大的队伍已在修道院别处安顿下来。紧跟在他们后面赶上来的那组旅客中只有一位太太

— 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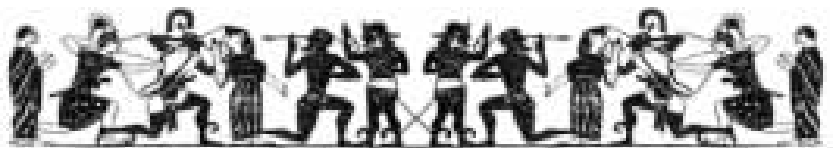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和两位先生。第三组旅客则是最先到修道院的，他们是从大圣伯纳德山口意大利那面的峡谷出发上山的。他们共有四个人：一个脸上红红的、肚子咕咕叫、嘴上一声不响、戴着眼镜的德国家庭教师，另外三个少年是他的学生，跟他们的老师一样，也是红脸、肚子咕咕叫、嘴上一声不响、戴着眼镜。

这些旅客围坐在火炉旁，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彼此之间毫无表情、淡然冷漠地等着吃晚餐。他们当中只有一位先生耐不住寂寞，就想方设法吸引人们互相交谈。他仿佛是在同自己的人热烈交谈，事实上话是说给那组很有派头的人的头头听的。而且，依他说话的口气来看，如果在座的人想要搭讪儿，也是受欢迎的。他说，这真是漫长的一天，他对那些女士们持同情之心。他说，两位小姐中有一位两三个钟头前就已经累得很疲倦了，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强壮的旅行者，也可能是个很少旅行的人。他说，他从背后望去，见她精疲力竭、无精打采地骑坐在骡背上。他说，他后来有几次幸运地询问一位落伍的向导，打探那位小姐的状况。他说，他很高兴她已经振作起精神，还得知，她的疲倦之态仅仅是因为暂时的不适应罢了。他说，他认为（这时，他已被那首脑注意到，而且他现在正面对着那首脑侃侃而谈了）自己能有机会表达内心的愿望，那位小姐此刻应该完全无事了吧，希望她不必为走了这趟路而感到悔恨。

“我女儿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兴致很高，”那首脑接话说，“我很感谢您，先生。”

“她也许是第一次爬山吧？”那旅客仍喋喋不休，一味巴结着。

— 远 —



“第一次，以前没爬过山，”首脑回答道。

“但您应该是经常爬山的，先生？”那善于奉承的旅客希望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

“我倒是经常爬的。那是前些年的事情，近几年嘛，没爬过，没爬过，”首脑摇摇手，嘴里嘟囔着。

那阿谀奉承的旅客点点头，似乎在表示自己很理解他。他的目光移到另一位小姐身上。他还没有问及这位他很关切的女士。

他关切地询问她是否因为旅途疲劳而感到不舒服。

“的确有些不舒服，但也不很疲劳，”那小姐微微笑道。

而那一味儿巴结的旅客乘机称赞她话说得很得体，不舒服与疲劳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也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谁都清楚娇弱的女士们碰上脾气倔强的骡子必定会觉得不舒服的，这是毫无疑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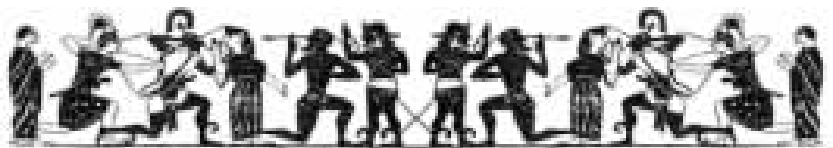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当然我们会不舒服，”那小姐答道，很傲慢，但也留有余地，“我们的马车和行李车都必须在马尔蒂尼留下来。这个地方车马不通，不可能把你想要的东西都带来，更不用说舒适的东西了，这是很不方便的。”

“这真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那旅客阿谀奉承道。

那上了年纪的太太这时忽然插进话来。她的衣着是典型的一丝不苟，她的动作就像是一台机器，找不出任何缺点来。

“但是，这和别的地方不同，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不来观光的。”她轻声说道，“作为一个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地方，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哦！对我来说，我是很乐意来这里观光的，我愿意告



诉您，杰纳勒尔太太，”另一个很随意地回了一句。

“那这位太太，您，”那一味巴结的旅客问道，“是否以前曾游览过这个地方？”

“是的，”杰纳勒尔太太答道，“我曾经来过。我想对你说，亲爱的，”她对刚才那位小姐说道，“不要把脸朝着这火热的柴火，因为你的脸刚才受冷风和冰雪的吹打，容易受到伤害，遮一遮。还有你，亲爱的，”她对另一个较年轻的小姐说道，那小姐很乖巧地照她所说的去做，立即把脸遮了。而第一位小姐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很感谢您，杰纳勒尔太太，我喜欢这样烤火，这会使我感到很舒服的。”

那位刚才离开椅子去打开放在客厅里的钢琴的兄弟，吹着口哨，又盖上了钢琴，慢慢回到火炉旁，把眼镜戴上。他的装束是完全适合旅行的。但这个世界似乎太小，难以找到与他的装备相称的旅行。

“这些家伙要浪费这么多时间来弄一点儿晚餐，”他慢吞吞地说道，“真难以想象他们会拿什么东西让我们填肚子！有谁知道吗？”

“我想不会是吃烤人肉吧？！”三人组里的另一位先生讪讪的说道。

“当然不会。你说这话有什么意思？”他质问道。

“噢，我是说大家不会把你烤了当晚餐的。所以，你不要在炉火面前把自己烤了，大家需要烤火，也许这样你能让我们更方便些。”另一位略有不满地回答。

那年轻人不慌不忙地站在炉边，眼睛歪斜着对着眼前的人，他背后是熊熊的炉火，外衣夹在两只胳膊里，倒挺像一只扎好了将要放在火上烤似的一只鸡或鸭类的东西。他听到

— 愿 —



上面的回答，脸色突然变了。他刚要对方把话解释清楚时，大家发觉——目光当时都转移到了说话人身上——与那人一起的漂亮的、年轻的太太，头倚在那人的肩上昏了过去，对面前发生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想，”那位先生声音放低了，“我应该直接送她到卧室去。你叫人拿盏灯来好吗？”他对自己的同伴说道，“他们可以带路吗？这个地方乱糟糟的，我都被搞糊涂了，不知道走哪条路才好。”

“我去叫我的女仆来，”那位个子高一点儿的小姐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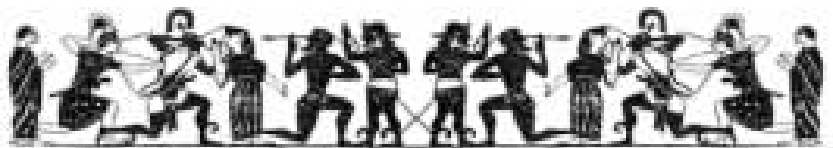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来给她喝口水，”个子矮点儿的小姐说道，她这是第一次开口说话。

两位小姐各自行事。这样，也就不缺帮手了。其实，等到两个女仆到来（由那旅游从仆陪着，以免她们在路上碰到有人对其说外国话而吓呆了），由此看来，可能帮手太多了。那先生也很清楚，就把这个意思简短地说给那位瘦弱年轻一点儿的小姐，然后把他妻子的胳膊放在自己肩上，抱起她，送她走了。

他的朋友与旅游者一块儿呆着没有走，他始终远离炉火，在客厅里来回地慢慢踱着，不停地捻着自己的两撇黑髭须，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仿佛他就是刚才那个反唇相讥的“勇士”。而那个受到讥讽的人表现出受了极大委屈的样子，沮丧地站在一角。这时，那态度傲慢地首脑冷冷地叫住了这位先生。

“你那位朋友，先生，”他说道，“太——啊——太急躁，而他的急躁使他有些忽视，他也许应该——哈——应该——但是我们就不再追究了，我们就不再追究了。你那位朋友有

— 怨 —



点儿太急躁，先生。”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先生，”另一位说道，“但是，话也不能太绝对了。我与那位先生还有其他有趣的旅伴来这里之前就在日内瓦碰到一起了，我有幸在日内瓦的旅馆里认识了那位先生，也很幸运地同那位先生作伴，一起交谈，一起游览。所以，我想我是不愿听到——是绝对不愿的，哪怕是像您这样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先生也不能对那位先生的名声有任何损害。”

“既然这样，先生，你其实没有必要担心我所说的。我并没有损害那位先生名声的意思。我之所以说你那位朋友有点儿急躁，是因为我的儿子，不管是从出身——嗯——还是从教育程度看，都是一个——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随便在座的哪一位，只要稍微谦和地表达一下这个意思——就是炉火对在座诸位来说都是同样可以享受的——他会立刻就接受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对这件事，原则上讲，我——哈——因为我们都——嗯——在这种场合拥有均等的机会——我对此没有疑义。”

“好！”那人答道，“我们不要再对此争论什么了，到此为止吧！我特此向您儿子敬礼，向他表示深切的敬意，希望您儿子能接受。另外，先生，我坦诚地承认，我那朋友说话有时爱带刺儿。”

“那太太是你朋友的夫人吗，先生？”

“是的，先生。”

“她很美，很漂亮。”

“是的，先生，没有人可以比得上她。这是他们俩新婚第一年。他们的旅行一半儿是为了新婚，一半儿是为了追求



艺术性享受。

“你朋友是画家吗，先生？”

这位先生吻了一下右手的手指，并伸直手臂朝天上送了一个飞吻，以此作为对首脑的答复。他好像是在说，他是个很好的画家，我应该把他奉献给神灵！

“他也是出身名门，”他接着说道，“他的亲属也都很有名望。不能把他仅仅认为是个画家，他有很高贵的亲属。他其实是可以放弃他的亲属，骄傲地、恼怒地，甚至是讽刺地（这几个词儿我认为都是可以原谅的）弃绝他们。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我可以根据我们交往中他所流露出一星半点儿看出这一点来。”

“哎！我认为，”那高傲的绅士般的先生说道，言语中流露出一愿再谈论这件事的神情，甚至有些不耐烦的样子，“那位太太的小恙或许只是暂时的。”

“我衷心希望这样，先生。”

“也许只是太疲倦了，我认为。”

“也许并不全是因为疲劳，先生。因为她从鞍上摔了下来，她骑的骡子今天打滑了。幸运的是摔得不重，她自己试着站起来爬上骡子，哈哈地笑着跑到我们前面。可到傍晚时分她抱怨着腰上给摔了个肿块儿，还不止一次地提起腰痛……”

那态度和蔼而并不冒失的首脑，似乎觉得自己的表现太过谦卑，就住了口，沉默起来。

约摸过了一刻钟，晚餐送了进来，还有一名年轻的教士（这儿好像缺少年老的教士），他坐在了首席上。晚餐很平常，与瑞士旅馆里的晚餐一样，上等红葡萄酒也很充足，这



是修道院在天气暖和时用自己种的葡萄酿制的。那画家平静地进了客厅，在别人都坐下来后他才慢慢就座，脸上表情很自然，并没有明显地流露出刚才与那位全身旅行装束的旅客争吵过的神情。

“请问，”他端过自己那盆汤，询问主人，“你们这儿养了好多远近文明的狗吧？”

“先生，有三只在院内。”

“啊，我看到下面回廊里有三只。那一定就是它们了。”

主人是个皮肤有点儿黝黑的年轻人，身材修长，两眼炯炯有神，举止很文雅。他穿着一件黑色长袍，上面有交叉的像吊带似的白色条子。他与那些传统的纯种的圣伯纳德修道士一点儿也不相象，就像他与传统的纯种圣伯纳德狗毫无相象之处一样。听了客人问话后他答道，就是那三只了。

“我认为，”那画家说道，“怎么有只我以前看到过的狗。”

“那是很可能的。那只狗很有名。当它（那只狗）奉命下山为修道院请求援助时，先生就很容易在湖边、峡谷或别的什么地方见到它的。”

“我想，每年下山求援是有固定的时候吧？”

“先生说得对。”

“狗是很重要的。我们总是离不开它们的。”

“先生说对了。狗很重要。对人们来说，关心狗，热爱狗是正当的。它也是一条名声远扬的狗，小姐应该会注意到的。”

“小姐仿佛还不很习惯听法国话，反映起来稍微就迟钝了一点儿。但是，杰纳勒尔太太却注意到了这一点。”



“问问他，那条狗是不是救活了很多？”那个年轻人用他自己的英语说道，他刚才被挖苦得脸色都变了。

那主人当即用法国话回答道：“不是。不是这只狗。”他似乎懂得英国话，并不需要由人先把话翻译成法国话。

“为什么不是？”仍是那先生问道。

“对不起。”主人不慌不忙地说，“如果给它机会，它也行的。比如说，”他正在切小牛肉，这是为在座人们准备的，这时他看着那位刚才遭到挖苦而变了脸色的年轻人，笑眯眯地说道，“我就毫无疑义，先生，如果你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赶去尽它的职责的，而且是热情似火。”

那位画家旅客大声地笑起来。那一味儿巴结的旅客（他显得很焦灼，好像怕自己那份晚餐不够吃）一面拿起一片面包擦拭着沾在他上髭上的几滴葡萄酒，这时也凑了过来说话。

“师傅，现在来这里旅游观光，是不是显得有点儿晚了？”他说道。

“是的，是有点儿晚了。并且，我们这儿很快就要冬雪封山了，最多再有两三个星期。”

“冬雪封山……到了那个时候，”那个一味巴结的旅客说道，“就由狗来扒，小孩子给埋了，就象画里面说的那样。”

“对不起，”主人还没搞清楚他所指的是什么，“什么叫画面说的那样叫狗来扒，小孩子给埋了？”

别人还没来得及插话，那画家插话了。

“你难道不清楚？”他隔着他同伴的晚餐询问道，声音冷冷的，“没有人会在冬天的时候来走这条路，除了走私的人外，也只有他们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走这条路，

— 猿 —



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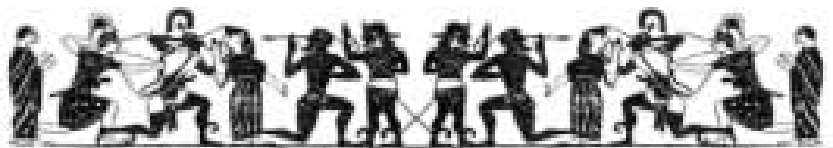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哦，真的吗？我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真的不知道。”

“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观看天气的本领，所以他们就没有多少可以叫狗去做的事情——这就是这些狗差不多快绝种的原因——虽然这个款待旅客的处所对他们来说是来往非常方便的地方。我还听说，他们都是常常不带子女来的。嗯，这是个非常妙的主意！”那个画家说话的语气突然间激动起来，显然他非常兴奋，“真是个好主意。天哪！真叫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啊！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妙的主意。”说完这一番话，他又埋头吃他的小牛肉，仍然是泰然自若的一副神态。

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细细品味起来有不少怪兮兮的嘲讽的语气，虽然他是一个举止文雅，相貌不凡的人，而且那几句含着贬义和讽刺意味儿的话说得很高明，很有分寸。如果听者并不很熟悉英语，那是很令人费解的。也许即使听懂了，也很不容易因此发怒的，因为他说这番话时小心翼翼，语气很平淡。刚才那个侃侃而谈的人默默地吃完了他那份小牛肉，又和他的朋友交谈起来。

“看看我们这位主人先生，”他的语气依旧是那么普通，那么平淡，“他还处在青年时期，看他文雅的举止，谦逊的语言，为我们尽地主之谊，是何等的彬彬有礼！那是君王才会拥有的风度啊！如果与伦敦市长大人一起进餐（在你受到邀请的前提下）相比，比较两者的相异之处。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人，这么清秀的脸，完全像画一样。他脱离了那种辛劳的生活，来到了这座山上，这个我不知道海拔多少英尺的地方，在这世上只希望（我认为，他除了进餐时在

— 源 —



一个一流的膳厅里)为我们这些平平庸庸碌碌无为的可怜的家伙提供食宿的地方,却不计较食宿费用的高低,悉听我们的尊便!啊,这是一种多么崇高伟大的奉献,不是吗?难道这还不足以打动我们这些人卑劣的灵魂吗?难道能因为那些获救的人,在一年十二个月的那八九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抱住聪敏机灵的狗的脖子站在这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不光彩吗?不能!上帝会保佑我们。这是个让人称赞的地方,很伟大,也很光荣!”

那位头发花白的绅士,也就是那行高贵的人的首脑,心里很是气愤,好像憋在胸膛里的怒气是在表示他不能被归入可怜之辈的行列,他是高贵之躯。那画家话音刚落,他就态度严肃的长篇大论起来,仿佛这是他不容推卸的职责,他要在大多数场合下发挥领袖的带头作用。他放弃那个责任只是短期的,暂时的。

他认为如果冬天住在这里,生活一定是非常沉闷的,是缺乏活力的。他很认真地向主人表达着自己的见解。

主人肯定的说:“是有一点儿单调。这里一年中会连续有一段时间让人感到呼吸困难,而且天气是非常的寒冷。你需要年轻,需要力量才能支撑下去。当然,还要有上帝保佑——对,那样是最好的。”

“可是这像禁闭般的生活,”花白头发的绅士强调说道,“但是有很多日子可以到四处逛逛,即使在天气很恶劣的时候。我已习惯到外面走走,去活动活动。”

“然而这走动范围,”花白头发的绅士仍坚持己见,“这么小,这么——嗯——非常狭窄。”

“先生一定记得要到山上查看避难所,也要走很多路。”

— 员缘 —

